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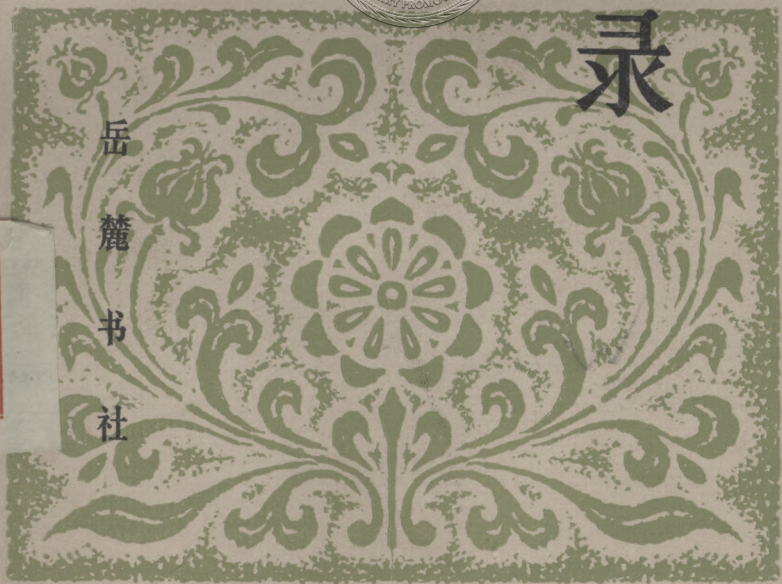


三十年间见录

朱德裳



岳麓书社







三十年闻见录

朱德裳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五年·长沙



三十年闻见录

朱德裳 著

责任编辑：李传书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印张：7·75 印数：1—14,600

统一书号：11285·33 定价：1.05元

前 言

《三十年闻见录》记录的是本世纪开始到三十年代中期的作者见闻。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动，时代潮流汹涌澎湃，其间浮沉着不少弄潮儿，或顺流而前进，或逆流而淹没，作者记载其亲闻亲见，给后人留下了往事的雪泥鸿爪。

本书作者朱德裳（1874—1936），字师晦，一九〇三年以县试第一名被选为留日官费生，当时清廷为挽救其垂死命运，演了一场倡导新政的闹剧。新政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素称同文同种，因搞君主立宪而使国家强盛，所以派往日本留学的人数远在他国之上。当时与朱德裳联袂东游的有杨昌济、仇亮、石醉六、陈天华、刘揆一等。清朝政府原想以派遣留日学生的方式来培养一批为它效忠的奴才，但与其愿望相反，大部分留日学生后来却都成了政府的叛逆者。

朱德裳本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九〇〇年，他

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自立军很快失败了，他侥幸没有被杀头，又在老家继续读书。这次与保皇党有密切联系的军事行动遭到清政府血腥镇压的严酷事实，给了朱德裳深刻的教育，他对清朝统治的腐败有了新的认识。在朱氏幸存的《癸卯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他思想转变的一些线索。朱氏一九〇三年（癸卯）二月二十一日日记，记载了当时湖南各界为留日学生举行饯行酒会的事情。会上，朱的同乡、从日本回国不久的杨度即席作了演说。杨度的讲话充满着“新吾中国、救吾中国”的激情，对清朝政府误国误民的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朱氏在日记中几乎一字一句地把杨度的讲话记录下来，可见他对杨度反清爱国思想的赞许，以及他自己对清政府的厌恶心绪。

朱德裳抱着一腔爱国之情踏上去国旅途，他在路过岳阳时，在酒馆墙壁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极目湖心剧可哀，一天烟雨满楼台。

君山信有回天力，为送青青草色来。

对贫弱国势的忧虑，对祖国终究会强盛的信念，跃然于字里行间。

朱德裳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与黄兴、蔡锷等人过从甚密，是留日学生中一名激进的爱国者，有人至今还记得“他曾写过一本几万字的

《中国魂》，内容大致谓中国地大物博，力量无穷，但不能因循守旧，非实行革命、改弦更张不可。”（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期袁鹤皋《朱师晦的〈癸卯日记〉》）朱德裳的《中国魂》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的内容差不多，属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撰写的革命通俗读物一类。后人是这样评价《中国魂》的：它“以通俗流畅的文字，揭露了清朝政府卖国殃民的罪恶和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血腥事实，同时，也反映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期待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愿望。”（见《求索》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贾维诚《清末湖南留日学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朱德裳回国后进入政界，曾先后在清政府民政部和民国政府交通部任职，一直与反清反袁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曾积极活动营救因谋刺摄政王而被捕入狱的汪精卫；蔡锷离京赴云南组织护国军时，朱德裳资送他路费。朱氏一生与黄兴往来密切，时人称他为黄兴的副官长。

一九一二年九月，黄兴受袁世凯之邀，由沪赴京。当黄兴到达天津时，朱德裳与仇亮、胡子靖前往迎接。《闻见录》里有朱、黄在天津的一段谈话，颇有意思：

翊晨与克强深谈。余问：“此行颇有计画

未？”克强曰：“未也。”余曰：“若论机械变诈，虽十克强不能敌一袁世凯。公到京时，如以开诚布公应付之，则诈力立穷矣。”克强曰：“请尽言之。”余又曰：“公此行须表明态度：一不为总理，二不为总统。干干净净在野，为国家尽力，与总统分劳。则一片欢迎，欣然无间矣。”克强曰：“请进言之。”余又曰：“中国人无公党，只有私党。政党政治，不过一包揽把持一代名词，无他义也。然如公之纯洁大度，亦孰不愿其包揽把持乎！故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克强曰：“敬受教。”（《菜厂胡同一月之逸事》）。

当时，孙中山、黄兴等人对袁世凯的祸心尚未充分认识，朱德裳的书生之见正合黄兴的想法。但可惜，革命党人的“纯洁大度”并没有使窃国大盗受半点感化，他正要利用人们的这种纯朴心愿，一步步地推行帝制自为的计划。

十六日，黄兴出席旅京湖南同乡欢迎会，朱德裳代表湖南乡亲在会上致欢迎词，盛赞黄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功勋。（见《黄兴集》）

同年十月，黄兴回到阔别八年的湖南，朱德裳应黄兴之约，专程由京回湘，陪黄兴在长沙、安仁、萍乡一带视察。

《闻见录》后附有《九君咏》，其中一首是咏黄兴。诗曰：

碌碌遍天下，风云路孰通。
斯人如不死，吾道未应穷。
海上看初日，蓟门摇晚风。
阿谁堪论事，愁绝大江东。

朱德裳对黄兴的思念之情，有似一江春水。这位不平凡的老友，在他心中永远有着崇高的地位。

朱德裳五十致仕后，专心著述，但生前都未付梓。近年岳麓书社出版的《续湘军志》，是朱氏晚年一部重要著作。他不满王闳运的《湘军志》只记到湘军“平捻”为止，而不及左宗棠用兵西陲。《续湘军志》以左宗棠为中心，从同治五年左受命陕甘总督时起，直到光绪七年俄国归还伊犁全境时止，详细记载了左在陕甘、新疆的战事。

左宗棠晚年收复、建设新疆，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得左宗棠区别于曾国藩等人，而作为一位爱国者受到中国人民的纪念。朱德裳的《续湘军志》竭力称赞左宗棠不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凛然用兵新疆，保全祖国领土的完整，他多次充满感情地褒美左氏有“浩然之气”“雄才大略”，认为“宗棠之功，诎可没哉！”在《三十年闻见录》里，朱德裳对左宗棠也多有敬重之辞，他引翁同和日记称赞左晚年虽“老态龙钟，而豪迈之气依然，于外侮尤不

甘屈服”。在外侮日甚、国势日颓之秋，朱氏为这位同乡先贤修史立传，揄扬他用军事力量粉碎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保卫祖国边陲的英雄业绩，朱氏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三十年闻见录》所涉的人物，如黄兴、蔡锷、宋教仁、袁世凯、杨度、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王闿运、俞曲园等等，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作者与他们都有程度不等的交往，所记这些人的言行轶事，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某些资料。间有已见于他书者，此说可作为印证；有的鲜为人知，则更可资参考。

如《文人革命之始》一节，记载了作者亲身参与自立军的情况，是研究自立军的一分珍贵材料。关于自立军起义的性质，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受康梁策划的勤王起事，有的认为是受孙中山影响较深的一次试图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暴动。我们从朱德裳的记叙中，似乎可以看出，以会党为骨干力量的自立军起义，更多地带有维新改良的色彩。它应该是谭嗣同事业的继续，只不过想改以血肉刀枪来达到目的罢了。其中提到的李宾四、蔡忠浚、汪逸卿、杨子玉等人都是这次起义的策划者、联络者，但常见的关于自立军的史料都没有提到他们。此外，书中

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如袁世凯称帝时的侦探四出，人人自危，无耻文人、政客的歌功颂德，称臣劝进，都有所记述，对研究北洋军阀历史和当时的社会，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书中有的记载显然有误。如容闳写作洪容，“嵩山四友”中的李经羲写作岑春煊，说“洪宪封爵，惟张勋一等公”等等，有的我们已指出，有的未加说明，请读者明识。

朱德裳年青时便享有文名，友人目为“奇才”。死后，杨树达有联挽他：“书诗双绝追鲁直，山水真知哭子期。”（见《积微居日记》）

《三十年闻见录》叙事简洁清通，状物生动可触，很能代表朱氏的文风。

但是，朱德裳毕竟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问题的看法，他的趣味、兴致与今天的时代是很有差别的，《闻见录》里有不少流于平庸的掌故，识见不高的议论。如欣赏封建文人的所谓风流韵事，吹捧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将领等等。为保存原貌，我们对这些都未加删节，但必须指出，诸如此类都是《闻见录》的疵瑕。

浩 明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四十万两	(1)
黄克强督办粤汉铁路	(2)
花云仙	(3)
三万金	(4)
汉口商场督办	(5)
北京中日公司	(5)
宋育仁	(5)
古纳	(6)
国民会议	(6)
大典筹备处	(7)
封爵	(8)
检察厅	(9)
宪法稿	(9)
宴教育会议代表	(9)
朱启钤脸	(10)
各省代表	(10)
比款	(11)
谑词	(12)
殷鸿寿	(12)